



解 读 周 末

对话

言讲

知沪

悦赏

独家专访

世界与家乡是完美的圆环

——专访作家陈丹燕

■ 本报记者 黄玮

想看看契诃夫面前的那条河流

这个春节前，作家陈丹燕以个人旅行展的举办迎接新年。这也是她对自己近30年“在路上”时光的首度回望。“我想让读者看到，文学和旅行的滋养对于一个作家漫长的回馈；也想让年轻人看到，我们这代人是怎么成长的。”陈丹燕的“成长”，在文学和旅行的维度上可以这样浓缩表述：从小，她的心里就种下了“看世界”的梦想，如今，她的足迹遍及全世界600多个城市。书籍是她旅行的伴侣，文字又成为她足迹的延伸——《我的旅行哲学》《咖啡苦不苦》《令人着迷的岛屿》《捕梦之乡》等12本旅行文学书接连问世。

陈丹燕32岁第一次出国旅行，自此步履不停。近30年来，她的旅行道路与文学道路相互交织又彼此应和，并在眼下凝聚为这个名为“陈丹燕在路上”的旅行展。

解放周末：虽然《陈丹燕在路上》被定义为旅行展，但实际上观众可以从中看到您的双重行走——旅途与文学的不断往前。

陈丹燕：我想它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书展。展览展出的有我在路上看过的书、用过的地图，以及我自己写的旅行文学书等，这些都共同构筑了我的“在路上”的隐性轨迹。

解放周末：书本与旅行，其实已经在您的生命历程中实现了某种一致性？

陈丹燕：我觉得，书和旅行之间具有一种本质的、根源的关系，也可以说是互为根源。这么多年在阅读和旅行的交织中，我向外寻找自己，向内寻找世界。

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，我找到了自己。7岁那年读的第一本世界名著《海底两万里》，就是这本书在我心里埋下了“看世界”的种子。

要知道，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，人们很难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或许正是因为生活在那样的时代，我就愈加渴望去看一看世界，看一看各国作家文字描述过的世界。比如说，我想看看外国作家笔下的生活现场，想看看契诃夫面前的那条河流。

解放周末：童年的种子“破土而出”是在您32岁那年。真正让您迈出看世界第一步的契机是什么？

陈丹燕：机会得之偶然。当时，我的第一本书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，日本的出版公司就邀请我在那年樱花开的时候，用我的版权去旅游，顺便做下推广。也是这个偶然，形成了我走出去看世界的“机制”——我把国外的版权都存在出版商那里，用这些钱出去看世界。

好像经历穿越时空的旅行

一个被文字清晰记录下来的恍惚时刻，如同一种隐喻：1993年，风雪交加的圣彼得堡火车站月台上，背包客陈丹燕目睹火车呼啸而至的瞬间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·卡列尼娜的身影，在她眼前一闪而过。

真实的月台与虚幻的人物，在陈丹燕眼前晃动着、重叠着，成为她的阅读爱好与地理旅行的一次“相逢”。

作为中国作家中较早走出国门的背包客，每次出门远行，陈丹燕的行囊里总是装着书：“在都柏林时带乔伊斯的书，在维也纳时有茨威格的，在巴黎读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……”

隔着岁月的河流，在遥远异乡重读多年前读过的文学作品，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奇妙重逢，吸引她一再追逐。“那些书我在少年时代已经读过。如今，在故事发生的城市，用一个中年人的心境重读，好像经历穿越时空的旅行。”

解放周末：坐在乔伊斯桥对面的酒馆屋檐下读《死者》，握着《城堡》找到黄金小巷对面的饭馆……当小说里熟悉的气息与陌生城市的日常交融时，您的旅途是否具有了个性化的精神内容？

陈丹燕：我是一个从小就非常喜欢看书的人。我最初的旅行，就是跟着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个世界而出发的。

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这样的旅行是非常接近地理阅读的，但在刚开始旅行的时候，我只是感受到文学作品指引我旅行的方向。慢慢我又意识到，它不仅指引我的方向，也指引我怎么去看我到的那些地方。文学作品常常是对普通的生活、人物和城市进行解剖和升华，把它们变成更有意义的一部分。

现在想起来，我在写《咖啡苦不苦》和《今晚去哪里》这两本我最早的旅行书的时候，就已经有了书与地理交融的时刻我个人的感受。而且，那不光是我对地理的感受，也是一个中文专业的人重读世界名著时对作品更具体和深入的感受。

解放周末：千里迢迢而至，在书诞生的地方或者所描写的地方重读这本书，这样的阅读隆重得像一种仪式。

陈丹燕：在我看来，带着自己的身体走进小说环境里，这样的阅读会激起一种奇异的梦幻感。

在陌生的城市行走时，过往与之相关的阅读所带来的感受和方位感，使我常常在好奇中带着明显的熟悉，似乎我总是前往一个梦中熟悉之地。

解放周末：2015年，作为重走意大利“壮游”路线的中国作家，您带着一行李箱文学作品重走了但丁写《神曲》的路线。像这种聚焦文学主题的旅行，会给您的阅读带来什么启示或变化？

陈丹燕：那次在意大利的旅行中，我体验了一段梦幻般的重读。有一天，我借住在但丁写《神曲》的修道院里。让我惊喜的是，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们保留至今的16到17世纪的《神曲》羊皮本。

修道院晚上8点就关门断网，我就开始在灯光下读《神曲》。小时候读《神曲》，我最感动的是但丁和贝阿特丽切的爱情的。觉得那是最好的爱情。后来，随着学识与阅历的增长，我又知道了《神曲》和但丁的世界观、宗教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而多年后，在那所修道院里重读《神曲》，我获得了最重

春节前夕，作家陈丹燕以个人旅行展的举办迎接新年。这也是她对自己近30年“在路上”时光的首度回望。这么多年在路上，陈丹燕的旅行道路和文学道路相互交织应和，呈现出“文学和旅行的滋养对于一个作家漫长的回馈”。而旅行，不仅不断铺就她的远方，也日渐丰富她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上海的理解。


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人物小传

陈丹燕

当代都市文化的代言人，也是中国作家中较早走出国门的背包客。关于上海和行走的书写交织于她多年的写作生涯里，成为其创作的鲜明标志。



录的念头。

解放周末：你们记录了什么？观众将看到什么？
陈丹燕：说到底，这部电影不是简单地想要介绍一个国家，而是试图回答一个世界观的问题。在我的理解中，塞尔维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活下来的方式，他们不是用悲苦的方式与灾难相处，而是非常乐观的，该唱歌的时候唱歌，该跳舞的时候跳舞。

解放周末：您本人所持的世界观是什么？
陈丹燕：我持有的世界观也是比较乐观的。而且，我有一个主张，就是要先观世界，才有世界观。

阅尽山河后，觉得人生值得

有人评价说，陈丹燕的旅行总是在仗仗她脑内的文艺、知识谱系。走走停停间，她所看到的不仅是一处景致、一方建筑，或许也是这个地点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

陈丹燕自己的一个说法恰好与之呼应。她说，我把旅行当成一个学习的过程。

比如，在意大利，她会找铜版画老师上课；在爱尔兰，她会请民俗学专家讲解凯尔特人的神话传说。这构筑了她的“在路上”的独特景致和内涵，并赋予她的旅行以别样的意趣。

解放周末：您怎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？
陈丹燕：跟着那些优秀的小说，踩着小说留下的足迹，想要不断去认识这个世界和人心。

解放周末：那颗“看世界”的种子，在经历近30年时光的滋养之后，在今天变成了什么？

陈丹燕：记得在我动身前往意大利旅行的时候，《蒙田全集》译者马振骋先生来为我送行。他说，愿我能像16世纪前往意大利的蒙田那样去旅行。旅途漫长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蒙田那样去旅行，但我知道，陈丹燕在路上。

解放周末：对现在的您来说，看世界究竟是在看什么？
陈丹燕：有位朋友曾发给我这样一句话：我不祝你快乐，但祝你阅尽山河后，觉得人生值得。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要的。我并没有阅尽山河，但我尽我的能力和用我的运气，去看了世界的一部分。看完回来，看自己的生活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值得。

解放周末：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去看世界，您作为资深背包客对他们有何建议？
陈丹燕：想走就走。在我看来，独自旅游是很好的方式。因为有时旅行就像有生命一样，最有趣的东西不在你的计划里，必须一个人走，随时改变计划，跟着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走下去。走下去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看到的很多东西的后面，还有很多东西。

同时，我相信一点，不管什么人用什么方式去看世界，看比不看好。

是旅行让我变成了一条河

陈丹燕的“在路上”各有主题。走遍旅途中的咖啡馆，品尝《咖啡苦不苦》；走遍旅途中的博物馆，感悟《往事住过的房间》……所有的旅行感悟，又汇聚为《我的旅行方式》和《我的旅行哲学》。

而旅行，不仅不断铺就她的远方，也日渐丰富她对自己生活的城市上海的理解。“我看到了世界，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跟上海的建筑相似，跟上海话里面的那些外来语相似，它启发了我对故乡的好奇。”

解放周末：您有一个观点，“世界与家乡，原来是个完美的圆环”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

陈丹燕：这是我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感受到的。我过去一直认为，去看世界是出发，离家乡越来越远。但是，其实世界映照着的并不是世界本身，而是我对家乡的理解、家乡给我的支持。所以，它们是互相映照着的，当你理解了一方，你就理解了另一方。

说起来，这次做展览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故事：展览的展陈设计师是一位法国人，他不懂中文。有一天，我们一起在现场看那些书籍的陈列时，偶然翻开其中的那本《神曲》。他发现版权页里是有书名原文的，他就看懂了这本中文书原来是《神曲》。当时，他就和我说，他很感动，因为他少年时代也看过这本书。然后，我们翻了很多书的版权页，通过那里的原文他发现，原来很多书都是他少年时代看过的。当他说他很感动的时候，眼泪就在他眼眶里转。那一刻，我真的觉得“世界与家乡是完美的圆环”，世界那么大，而我们却在各自的少年时代读过那么多相同的书。

解放周末：书写家乡和书写远方，有何区别？

陈丹燕：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因为我是从自己的家乡开始写作的，同时也一直在写这个世界。不知道的人，以为我是先写家乡，再写世界。其实，在我的写作生活中，这两个系列的书一直是在交叉进行的。

我的家乡上海，恰恰是我看世界的动力。因为上海是开放和包容的，这样的城市给了我对世界的热爱和看世界的愿望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在慢慢理解上海的城市精神，同时我又不断看到世界的样子，对我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

解放周末：在《捕梦之乡》的简介中，您这样写道：“这些文字是一位痴迷行走的作家呈现给读者的真正的旅行文学。”在您看来，“真正”是靠什么实现的？

陈丹燕：我想，“真正”应该来自旅行文学自身的文学标准，就是说主题要有深入性和关怀性，文字书写要考究。不是写一个新奇的地方就可以称为旅行文学的，比如旅游指南一类的书就不能称之为旅行文学。

解放周末：指南关乎足迹，而文学关乎头脑。
陈丹燕：是的，关于旅行的文字应该比游记更深刻。

解放周末：漫长的行走、阅读、书写，带给您哪些深刻的改变？
陈丹燕：这种深刻就是小溪变为河流的“深刻”。我一直说，如果没有旅行，我可能还是一条小溪，可能很清澈，但不耐脏。而常年的旅行让我学会忍耐，让我变得宽容，让我学着去理解别人，学着容忍生活中当中很多的缺憾和遗憾……是旅行让我变成了一条河。

要的阅读体验——越过但丁的世界观，回归自己最初的感动，体悟一种抽象之爱的永恒性。

解放周末：中世纪修道院里灯下的阅读，典型地具象了您的那句“有时一去万里，只为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”。

陈丹燕：是的。对我而言，旅行的一大好处就在于，我看到“了我小时候看的小说的主人公，还有创造这些主人公的人是如何生活的，这让我觉得快乐。”

如果没有那年布鲁姆日的漫游

地理阅读笔记，是陈丹燕式旅行的“进化版”。

灵感来自布鲁姆日。每年6月16日，《尤利西斯》主人公布鲁姆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日子，世界各地的乔伊斯爱好者都会聚集都柏林，通宵达旦狂欢。2013年布鲁姆日，陈丹燕跟随人群，沿着布鲁姆日步行路线从清晨漫游至夜晚。

漫游路上，她走过书中两位主角第一次擦肩而过的大楼，走过小说里所描写的咖啡馆，走过都柏林图书馆……直至找到一种属于她自己的地理阅读方式。“如果没有那年布鲁姆日的漫游，我将一直没有做地理阅读的能力和激情。”

此后3年间，陈丹燕接连推出两部地理阅读笔记《驰想日》和《捕梦之乡》。

解放周末：地理阅读笔记已经成了陈丹燕创作的一个标签，您自己如何定义这种方式？

陈丹燕：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写作形式的，通过地理阅读报告来认识一个地方。通常就是，一路走，一路读，然后回来写读书笔记。用这种方式来写，可以写得很深很全，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到主题的延伸性。

解放周末：“我爱这本书，所以我去了作家的故乡。”2014年，带着这样的率性，您走进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《哈扎尔辞典》作者帕维奇的家时，心里是否已早有创作一部关于巴尔干半岛的地理笔记的计划？

陈丹燕：我到塞尔维亚的时候，已经明确地知道我要写一本地理阅读书。我想要用一本书来帮助自己理解巴尔干这

个地方，同时，这个地方也会帮助我理解一本自己吃不准是不是看懂的书《哈扎尔辞典》。

我的巴尔干半岛旅行更像是一次游学，是带着明确的目的去的，所以，我需要敞开所有的感官，调动所有的学习能力，从抽象和具象两方面来感知这个地方。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这次旅行。

解放周末：您的“非常喜欢”，还特别指向您在那间朴素寓所里所经历的“发梦般奇异色彩”的旅程吧。

陈丹燕：帕维奇已于2009年去世，我去他家拜访的时候，接待我的是他的夫人。那天，我们一起嚼榭花茶，看帕维奇生前的藏书、写作用的羽毛笔，翻阅他写作时记下的20多本笔记本，浏览他在写作间隙画的大量工作速写、自画像……

帕维奇生前喜欢用花哨的笔记本来记录闪现的灵感，然而，1999那一年，他却只用了一页，上边写的是：“3月，轰炸开始了”。

先观世界，才有世界观

手捧《哈扎尔辞典》，追随帕维奇的足迹，一路往前地理阅读，陈丹燕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叉里，乐而忘返。她行走、观看、发现——“贝尔格莱德的橱窗好像一架望远镜，让人看到它被世界冷落的那些价值观。”于是，她思考、记录、传播。

2016年，陈丹燕的《哈扎尔辞典》地理阅读笔记《捕梦之乡》出版后，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任命她为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形象大使。次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，她宣布跨界执导首部中塞合拍电影《萨瓦流淌的方向》。

导演陈丹燕期望，站在一名中国作家的角度，用电影的方式来展现塞尔维亚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特点。

解放周末：是什么令作家陈丹燕决定选择电影语言来表达？

陈丹燕：我们拍的是一部非虚拟电影，讲述的是一个作家在旅行中所遇见的塞尔维亚。第一次到帕维奇的故乡时，我意外地发现，原来，那里不是我想象中的战火连绵，却有很多穿着牛仔短裤的小姑娘的地方时，第一次动了用影像来记